

26002

27



前燕錄七

春秋卷第二十九

魏散騎常侍 崔鴻撰

慕容暉下

建熙十年夏四月立貴妃可足渾氏爲皇后渾氏太后從弟尚書令豫章公翼女也六月晉大馬桓溫率徐兗二州刺史郝愔江州刺史南中郎將桓冲豫州刺史西中郎將袁真江夏相劉岵等步騎五萬來伐溫又遣建威將軍檀玄攻胡陸拔之執寧東將軍忠進次金鄉時亢旱水

道不通乃鑿儀陽道以通舟運自帥師次於合
肥一云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暉遣撫軍將軍下邳
王厲爲征討大都督帥步騎八萬逆戰於黃墟
厲兵大敗單騎奔還高平太守徐翻舉郡降溫
溫前鋒朱序鄧遐敗暉護軍將軍傅末波於林
渚溫軍大震暉復遣樂安王臧統諸軍拒溫臧
不能抗遣散騎常侍李鳳求救於秦秋七月戊
寅溫進屯武陽暉前克州刺史孫元率其族黨
起兵應之戊子遂至枋頭暉及太傅評大懼謀

奔和龍吳王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
未晚也乃以垂代樂安王臧爲使持節南討大
都督帥征南將軍范陽王德等衆五萬拒溫垂
表司徒左長史申胤黃門侍郎封孚尚書郎悉
羅騰皆以叅軍從事暉又遣散騎樂嵩乞師於
秦許賂以虎牢已西之地八月苻堅遣將軍苟
池洛州刺史鄧羌帥騎二萬來援出自洛陽至
於潁川又遣散騎侍郎姜撫報使於暉外爲赴
援內實觀隙陰有兼并之志矣封孚問於申胤

曰溫衆強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逡巡高岸
兵不接刃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胤曰以溫
今日聲勢似能有爲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
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與之同
心溫之得志衆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
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
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
勝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
之數也溫以暉降人段思爲鄉導悉羅騰與溫

戰遂生擒思溫使故趙將李述徇趙魏騰又與
虎賁中郎將染干津共擊斬之溫軍奪氣初溫
使豫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
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九月范陽王
德帥騎一萬蘭臺侍御史劉當侃之子也帥騎五千
屯石門絕溫糧漕豫州刺史李邽一作邽又帥州
兵五千斷溫糧道德使將軍宙帥騎一千爲前
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陳勇於乘
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爲

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出擊歿者甚衆丙申溫頻戰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焚舟棄輜重鎧甲自陸道奔還以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軍事領東燕太守溫自東燕出倉垣經陳畱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曄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惶恐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士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率八千騎徐行躡

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謂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辛丑及於襄邑范陽王德帥勁卒四千從間道先溫至襄邑東伏於澗中與垂前後夾擊溫衆大敗斬首三萬級秦將苟池聞溫班師邀擊於譙又大敗之死者復以萬計兗州刺史孫元據武陽拒曄曄左衛將軍孟高討擒之冬十月己巳桓溫收散卒屯山陽深恥喪敗乃歸罪於袁真真怨溫誣己據壽春叛降於曄且乞師請援曄遣大鴻臚溫統拜袁真爲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
護南蠻校尉揚州刺史封宣城公燕秦既結好
聘使數相往來暉散騎侍郎太原郝晷給事黃
門侍郎梁琛相繼如秦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
名益振太傅評素不平之至是益忌垂所奏募
將士忘身立效將軍孫蓋等推鋒陷陣應蒙殊
賞評皆抑而不行垂數以爲言與評廷爭隙怨
愈深太后可足渾氏又素惡垂毀其戰功與評
密謀誅之垂懼遂奔於秦范陽王德素與垂善

及車騎從事中郎高泰等皆坐免官尚書右丞
中紹言於評曰今吳王出奔外口藉藉宜徵王
僚屬之賢者顯進之粗可消謗評曰誰可者紹
曰高泰其領袖也乃以泰爲尚書郎先是暉使
黃門侍郎梁琛聘秦秦畱琛月餘乃遣歸琛兼
程而進比至於鄴垂已奔秦琛言於評曰秦人
日閱軍旅運粟陝東以琛觀之和必不久今吳
王又往歸之秦必有窺釁之計宜早爲之備評
曰不然秦豈肯受叛人一作臣而敗和好哉琛曰

鄰國相吞

一作并

有自來矣況今二國分據中原

竝稱大號理無俱存桓溫之入寇彼以計相救

非愛燕也若燕國有隙彼豈忘其本志哉評曰

秦主何如人琛曰苻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又

問王猛琛曰名不虛得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

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溫不足為慮終

為人患者其惟王猛乎評皆不以為然琛又以

告暉暉亦不然之以告皇甫真真深以為憂上

疏陳其事曰苻堅雖聘使相尋托輔車為諭然

抗均鄰敵勢同戰國實有關上國之心非能慕

樂德義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續

兼師出洛川夷險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以措

姦圖聽風塵而伺國隙者寇之常也今吳王垂

又往從之為其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慮洛陽

太原并州壺關諸城皆宜選將益兵以防未兆

暉召太傅評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恃我為援

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肯納叛臣之言絕二國

之好不空輕自驚擾以啓寇心卒不為備會秦

遣黃門郎石越來聘太傅評示之以奢欲以誇
燕之富盛尚書郎高泰及太傅參軍河間劉靖
言於評曰越言誕而視遠非求好乃觀釁也安
耀兵以示之用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爲其
所輕矣評不從泰遂謝病歸家是時外則晉師
及苻堅交侵兵革不息內則太后可足渾氏侵
撓國政評等貪昧無厭貨賂上流官非才舉群
下怨憤尚書左丞申紹上疏曰臣聞漢宣有言
與朕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

此選必妙盡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資內外用
能仁感猛獸惠致群祥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
武臣出於行伍或貴戚生長綺紈旣無聞鄉曲
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加之黜陟無法貪惰者
無刑戮之懼清修者無旌賞之勸百姓困弊侵
賊無已兵士逋逃寇盜充斥綱頽紀紊莫相糾
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鬼虜不過漢
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
過往時虛假名位廢棄農桑公私驅擾人不聊

生宐弁官省職務勸農桑秦吳二虜僻僭一時
 尚能任道捐情肅諧偽部况大燕累聖重光君
 臨四海而可美政或虧取陵奸寇哉鄰之有善
 衆之所望我之不修彼之願也秦吳狡猾地居
 形勝非惟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
 戶兼二寇弓馬之勁秦吳所憚雲騎風馳四方
 莫及比者赴敵後機兵不速濟何也皆由賦法
 靡恒役之非道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
 舍越殷強首先貧弱行畱俱窘資贍無所人懷

嗟怨遂致奔亡進闕

一作關

供國之饒退離蠶農

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命宐嚴制軍務精擇守
 宰復習兵教戰使編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
 業父兄有陟岵之觀子弟懷孔邇之顧雖赴水
 火何所不從節儉省費先王格謨去華敦實哲
 后恒憲故周公戒成王以豐財爲本漢文以皂
 幃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魏武寵賜不盈十
 萬薄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之惠全百
 姓之力也今後宮之女四千有餘僮僕廝役過

兼十倍一日之費價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
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帑藏空虛軍士無賴宰
相王侯迭尚侈麗風靡之化積習成俗臥薪之
諭未足甚焉宐罷浮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
葬之條禁絕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宮之女均農
商之額公卿以下以四海為家賞必當功罰必
當罪如此則綱紀肅舉公私兩遂温猛之首可
懸之白旗秦吳二主可禮之歸命豈特保境安
民而已哉陛下若不遠追漢宗弋縶之模近崇

先帝補衣之美臣恐頽風弊俗亦且改變靡途

中興之歌無以軫之絃詠又索虜什翼捷疲病

昏悖雖乏貢御無能為患而勞兵遠戍有損無

益况拓宇兼并不在一城控制戎狄懷之以德

魯陽上郡重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

可以羈服塞表為平寇之基徒孤危托落令善

附內駭宐攝就并豫以臨二河東接漕轂擬之

兵後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嚴戰守之備銜

千金之餌蓄力待時可一舉而滅如其虔劉送

死俟入境而斲之可令疋馬不返非惟絕二國
關關乃是戡殄之要惟陛下覽焉疏奏不省初
暉許割虎牢已西賂秦晉兵既退暉又悔之謂
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
常也苻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
成洛州刺史鄧羗帥步騎三萬來伐十二月猛
等進攻洛陽

建熙十一年春正月王猛遣荊州刺史武威王
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臯之險杜盟津之路大
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
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千敝卒所能支也
筑以救兵不至大懼舉金墉降猛猛陳師受之
暉遣衛大將軍樂安王臧城新樂破秦兵於石
門執秦將楊猛進屯滎陽猛遣梁成鄧羗與臧
戰於石門臧軍敗績死者萬餘遂相持於石門
梁成又敗臧軍斬首三千餘級獲將軍楊璩猛
遂畱鄧羗鎮金墉以輔國司馬桓寅爲弘農太
守代羗戍陝城引師而去二月癸酉楊州刺史

袁真卒陳郡太守朱輔立真子瑾為建威將軍
 豫州刺史以固壽陽一作壽春遣其子乾之及司馬
 爨亮如鄴請命并乞援師暉以瑾為揚州刺史
 輔為荊州刺史遣軍援之夏四月辛未桓溫使
 督護竺瑤矯陽之等率水軍擊袁瑾時暉軍已
 至瑤等與戰於武丘破之溫率眾二萬自廣陵
 又至瑾嬰城固守溫築長圍守之六月乙卯秦
 苻堅復遣輔國將軍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等
 十將步騎六萬來伐猛等兵於灞上秋七月猛

進攻壺關安等進攻晉陽八月暉遣太傅上庸
 王評下邳王厲率中外精兵三十餘萬拒之猛
 安進屯潞州州郡盜賊大起鄴中又多怪異暉
 憂懼不知所為乃召散騎侍郎李鳳黃門侍郎
 梁琛中書侍郎樂嵩問曰秦兵眾寡何如今大
 軍既出猛等能戰否鳳對曰秦國小兵弱非王
 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比不足憂也琛
 嵩曰不然兵書之義計敵能鬪當以算取之若
 冀敵不鬪非萬全之道也慶鄭有云秦眾雖少

十六國春秋卷二十九

十一

戰士倍我衆之多少非所問也且秦行師千里
遠來爲寇固戰是求吾當用謀以求勝豈可冀
其不戰而已乎曄不悅王猛攻克壺關執上黨
太守南安王越所過郡縣望風降附鄴中大震
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曰事將何如
胤歎曰鄴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爲秦虜然越得
歲而吳亡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
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八月癸丑桓溫擊袁
瑾於壽陽滅之復取壽陽九月楊安攻晉陽晉

陽兵多糧足固守不下王猛畱屯騎校尉苟萇
戍壺關率兵助安攻之乃爲地道使虎牙將軍
張蚝率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
辛巳猛安入晉陽執并州刺史東海王莊太傅
評畏猛不敢進屯於潞川冬十月辛亥猛畱毛
當戍晉陽進兵潞川與評相持評以猛懸軍深
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制之評爲人貪鄙鄣固
山泉鬻水與軍入絹一疋得水二石積錢帛如
丘陵士卒怨憤莫有鬪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

真奴才也雖億兆之衆且不足畏況數十萬乎
吾今破之必矣遂遣遊擊將軍郭慶帥騎五千
夜從間道出評營後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
鄴中曄懼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
當以社稷宗廟爲憂奈何不撫戰士而權賣樵
水專以貨殖爲心乎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
憂於貧若寇兵冒進家國喪亡王持錢帛安所
置之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三軍以
平寇凱旋爲先也評大懼遣使請猛請戰甲子

猛陳於渭源軍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評
師敗績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
又十萬餘人評單騎還鄴猛又追奔長驅至鄴
十一月秦王苻堅自帥精銳十萬赴猛七日而
至長安初宐都王桓率衆萬餘屯沙亭爲評後
繼聞評敗引兵屯內黃堅使建武將軍鄧羗攻
信都丁丑桓率鮮卑五千奔龍城戊寅散騎侍
郎餘蔚等率扶餘高句驪及上黨質子五百餘
人夜開鄴北門以納秦兵曄與上庸王評樂安

王臧定襄王淵左衛將軍孟高殿中將軍艾朗
等數十騎出奔昌黎堅使郭慶追之時道路艱
難孟高扶持暉經護二王極其勤瘁又所在遇
盜轉鬪而前數日行至福祿依冢解息盜二十
餘人猝至皆挾弓矢高持刀與戰殺傷數人高
力竭自度必死乃直前抱一賊頓擊於地大呼
曰男兒窮矣餘賊從旁射高殺之艾朗見高獨
戰亦還趣賊并死暉失馬步走郭慶追及於高
陽部將巨武執暉將縛之暉曰汝何小人敢縛

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
遂送暉於堅堅詰其不降而走之狀暉曰狐死
首丘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堅哀而赦之令還
宮率文武出降郭慶進至龍城太傅上庸王評
奔高句驪高句驪執評送於秦宐都王桓殺鎮
東將軍渤海王亮并其衆奔遼東遼東太守韓
稠先已降秦桓至不得入攻之不克郭慶遣將
軍朱嶷擊之桓棄衆單走嶷獲而殺之諸州牧
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秦十二月堅入鄴宮升

正陽殿徙暉及后妃王公以下并鮮卑四萬餘
 戶於長安封暉新興郡侯邑五千戶尋拜尚書
 堅征臺城以暉為平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
 敗隨堅還長安既而吳王垂攻苻丕於鄴中山
 王冲起兵關中暉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為堅所
 誅先是暉之六年二月丙子月奄熒惑在參占
 曰參魏地災當在燕至是而暉滅時年三十五
 在位十一年及德僭稱尊號偽諡幽皇帝始鹿
 以晉武帝太康六年歲在乙巳稱公至暉四世

晉海西公太和五年歲在庚午滅凡八十五年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春秋第二十九卷

晉武西公太味正平歲五夷千歲八八十五平

竊李

漢喬新

同信

郎樹之

前燕錄八

春秋卷第三十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撰

吐谷渾

吐谷渾者本遼東鮮卑慕容廆之庶兄因氏其
字以為首類之種號也故謂之野虜父徒河涉
歸有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廆代統部
落為慕容氏渾庶長廆正嫡父在時分戶一千
七百與渾以隸之渾與廆二部俱牧馬馬鬪相
傷廆怒徑遣使讓渾曰先公處分與兄弟異部

牧馬奈何不相遠異而令馬有鬪傷渾怒曰馬是六畜食艸飲水春氣動發所以致鬪鬪在於馬何至怒及於人若欲遠別甚易恐後會爲難耳今當去汝萬里之外矣遂擁馬西行鬼悔之遣長史乙那婁馮追謝之渾曰我乃祖以來樹德遼右先公常稱卜筮之言云我二子皆當強盛祚流後世我孽子也理無竝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意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東還我當相隨去矣婁馮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

輒悲鳴西走如是者數十次婁馮曰此非人事也遂不復還西附陰山而居嘗謂其部落曰我兄弟俱當享國鬼及曾玄纔百餘年耳我玄孫已後度其昌乎永嘉之亂始度隴西止於枹罕而後子孫據有西零巴西甘松之界西至於洮水南極於白蘭地方數千里鮮卑謂兄爲阿干鬼追思之爲之作阿干歌歲暮窮思常歌之渾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吐延年少有大志身長七尺八寸有勇力雄姿魁傑羌虜憚之號曰

項羽性倣倘不群嘗慷慨謂群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皇光武之代與韓彭吳鄧竝驅中原定天下決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竄窮山隔閉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名於天府生與麋鹿同群死作氈裘異鬼雖偷觀日月獨不愧於心乎負其智勇性尤猜忌不恤下吏爲帛城羌酋姜聰所刺將死乃抽劔召其將紇拔泥使輔長子葉延曰豎子刺吾吾之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以吾故也吾

氣絕棺斂訖便速去保白蘭地旣險遠土俗懦弱未易控御葉延小兒欲授餘人恐倉卒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汝竭股肱之力以輔成之孺子得力吾無恨也抽劔而死葉延年十歲常縛艸爲人號曰姜聰哭而射之號天而泣不中瞑目大呼要中乃止其母謂之曰逆賊姜聰諸將已屠膾之矣汝年小何爲朝夕自苦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艸人無益於先讐所以如此者畱罔極之心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

食長而沉毅好問天地造化帝王年歷司馬薄
洛隣曰臣等不學實未審三王何父之子五帝
誰母所生延曰自羲皇以來符命玄象昭焉著
見而卿等面墻何其鄙哉語曰夏虫不知冬冰
良不虛也又曰吾公孫之子案禮云公孫之子
得以王父字爲氏吾祖始自昌黎光宅於此乃
自號其國曰吐谷渾尊祖之義也葉延卒子辟
奚立

慕容翰

慕容翰字元邕廆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權畧
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廆甚奇之委以折衝之任
所在征伐屢立戰功威聲大振遠近憚之爲建
威將軍鎮遼東高句驪不敢爲寇尤善撫接愛
儒學自士大夫至於卒伍莫不樂而從焉爲甦
所深忌及廆歿翰乃歎曰吾受事於先公不敢
不盡力幸賴先公之靈所向有功此乃天贊吾
國非人力也而人謂吾之所辦以爲雄才難制
吾豈可坐而待禍邪遂與其子出奔段遼遼素

聞其才冀收其用深加愛敬柳城之戰段蘭欲乘勝深入翰慮成本國之害詭說於蘭曰夫爲將當務慎重審已量敵若非萬全不可輕動今雖控其前鋒一作備師未能屈其大勢旣多權詐好爲潛伏若悉國中之衆自將以拒我我懸軍深入衆寡不敵此危道也且受命之日正求此捷若違命貪進萬一取敗功名俱喪何以返命蘭曰此已成擒無有歸理卿正慮遂滅卿國耳今千年在東若進而得志吾將迎之以爲國嗣終

不負卿使宗廟不祀也翰曰吾投身相依無復還理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爲大國之計且相爲惜功名耳乃命所部欲獨還蘭遂不進後石虎征遼旣親帥三軍攻掠令支以北諸城遼議欲追之翰知旣躬自總戍戰必克勝乃謂遼曰今趙兵南至方對大敵當併力禦之而更與燕鬪不宐以小小爲事燕王自將而來其士馬精銳且兵者凶器戰者危慮萬一失利將何以禦南敵乎蘭怒曰吾前聽卿誑說致成今日之

一六國春秋 卷三十一
患吾不復憶卿計中矣乃悉將見衆追之黈設
伏以俟蘭果大敗翰雖處仇國因事立忠皆此
類也蘭既敗還不敢出戰遼遂帥妻子宗族豪
右千餘家棄令支奔密雲山將行執翰手而泣
曰不用卿言自取亡敗我固甘心令卿失所深
以爲愧翰遂北奔宇文氏宇文逸豆歸忌翰才
名翰乃陽狂酣飲或臥自便利或被髮歌呼拜
跪乞食宇文舉國賤之不復省錄以故得徃來
自遂山川形便皆默記之時黈亦以翰初非叛

亂以嫌疑出奔雖在他國常潛爲燕計乃遣商
人王車通市於宇文部以窺翰翰見車無言撫
膺額之而已車還以白黈曰翰欲來也復使車
迎之翰彎弓三石餘矢尤長大黈爲之造可手
弓矢使車埋於道旁而密告之翰竊逸豆歸名
馬攜其二子過取弓矢逃歸逸豆歸遣勁騎百
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旣思戀而歸旣得上
馬必無反面吾向日陽愚以誑汝吾之弧矢汝
曹足知否無爲相逼徒自取死追騎輕之直突

而前翰曰吾處汝國久矣誓恨一作不欲殺汝汝
 可百步豎汝刀吾射中者汝便空反若不中者
 可來前也追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鏗追
 騎乃散既至毘甚加禮遇仍署建威將軍乃言
 於毘曰宇文強盛日久屢為國患今逸豆歸篡
 竊得國群情不附加之性識庸暗將帥非才國
 無防衛軍無部伍臣久在其國悉其地形雖遠
 附疆羯聲勢不接無益救援今若擊之百舉百
 克然高句驪去國密邇常有闕關之志彼知宇

文既亡禍將及已必乘虛深入掩吾不備若少
 留兵則不足以守多留兵則不足以行此心腹
 之患也空先除之觀其勢力一舉可克宇文自
 守之虜必不能遠來爭利既取句驪還取宇文
 如返手耳二國既平利盡東海國富兵強無返
 顧之憂然後中原乃可圖也毘曰善遂將兵擊
 高句驪句驪有二道北道平濶南道嶮狹眾欲
 從北道翰曰虜以常情料之必謂大軍從北道
 當重北而輕南王安帥銳兵從南道擊之出其

十六國春秋 卷三十一

不意丸都不足取也。別遣偏師出北道，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四支無能爲也。皝從之，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乃以翰爲前鋒，高句驪自將弱卒以禦翰軍。戰於木底，遂大敗之。因引而還，會宇文逸豆歸遣其相莫淺渾將兵來寇。皝復使翰出擊破之，渾僅以身免。盡俘其衆，後皝自將伐逸豆歸，以翰爲前鋒歸。遣涉夜干將兵逆戰。皝遣使謂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宐小避之。翰曰：歸之精銳已盡於此，今若克之，則歸可不勞。

兵而滅，夜干雖有虛名，實易與耳。宐縱敵以挫兵氣，進戰斬之。翰爲流矢所中，臥病積時不出。後疾漸差於其家中，騎馬自試。或有人告翰稱病而私習騎，疑爲非常。皝雖藉翰勇畧，然中心素忌之。遂賜翰死。翰臨歿，謂使者曰：翰懷疑，出奔罪不容誅，不能以骸骨委於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愍，不卽肆之朝市。今日之歿，亦已晚矣。此句一作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據神州，中原未平。翰常克心自誓，志吞醜虜，欲爲國家蕩一區夏。

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責此志不遂沒有
遺恨命也奈何仰一作飲藥而死翰子鉤為樂陵
太守與青州刺史朱禿共治厭次鉤自恃宗室
每陵侮禿禿不勝忿襲鉤殺之南奔段龕

慕容仁

慕容仁字元愷小字千年廐之少子旣同母弟
也有勇畧屢立戰功深得士心為征虜將軍鎮
平郭其季弟昭為廣武將軍亦有才藝並有寵
於廐旣素不平之咸和八年夏五年廐死仁自

平郭來奔喪私謂昭曰吾等素驕多無禮於嗣
君嗣君剛嚴無罪猶可畏況有罪乎昭曰吾輩
皆體正嫡於國有分兄素得士心我在內未為
所疑伺其間隙除之不難兄趣舉兵以來我為
內應事成之日與我遼東男子舉事不克則死
不能效建威偷生異域也仁曰善遂還平郭閏
月仁舉兵而西或以仁昭之謀告旣旣未之信
遣使按驗仁兵已至黃水一作巴知事已露遂
殺使者還據平郭旣賜昭死乃以玄菟太守高

詡爲廣武將軍將兵五千與庶弟建武幼稚廣威軍寧遠汗司馬佟壽等討仁戰於汶城北甄兵大敗軍士皆沒於仁襄平令王永前大司農孫機等舉遼東城叛應之仁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段遼及鮮卑諸部皆與仁遙相應援仁以司馬翟楷領東夷校尉前平州別駕龐鑿領遼東相甄自帥軍討仁至於襄平遂攻拔之翟楷龐鑿單騎遁走居就新昌皆降仁固守平郭甄欲悉坑遼東民高詡諫曰遼東之叛

實非本圖直畏仁凶威不得不從今元惡猶存始克此城遽加夷滅則未下之城無歸善之路矣甄乃止仁又遣兵襲新昌督護王寓出擊走之段氏宇文氏各遣使詣仁館於平郭城甄帳下督張英將百餘騎間道潛行掩擊之斬宇文氏使十餘人生擒段氏使以歸甄復謀討仁高詡進曰仁叛棄君親人神共怒前此海未常凍自仁反已來連年凍者三矣且仁專備陸道天其或者欲使吾乘冰以襲之也甄從之群僚皆

言涉冰危事不若從陸道。說曰：吾計已決，敢沮者斬。乃帥其弟軍師評等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櫪林口，舍輜重，輕兵趣平郭。去城七里，候騎以告仁，狼狽出戰。先是張英之俘二使也，仁恨不窮追及說之。至仁以爲復遣偏師，輕出寇抄，不虞說之自來。謂左右曰：今茲來也，當不使其足馬得返矣。乃悉衆陣於城之西北。廣威軍帥所部降說，仁衆沮動。說因縱擊，大破之。仁敗走，帳下皆叛，遂生擒之。說先斬其帳下之叛者，然後賜仁死。丁衡、游毅、孫機等皆仁所信用也，執而斬之。王永自殺。幼稚，修壽、郭充、翟楷、龐鑒皆東走。幼稚中道而還，說兵追及楷，鑒殺之。壽充奔高句驪，自餘吏民爲仁所誑誤者皆赦之。遼東遂平。

慕容恪

慕容恪，字玄恭，說第四子，高貴人所生也。幼而謹厚深沉，有大度。高氏無寵，說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

及輒經綸世務，旣始奇之，授以孫吳兵數。後從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恩威甚著。高句驪憚之，不敢爲寇。旣使恪與儁俱伐，扶餘儁居中指授而已。恪身冒矢石，摧鋒而進，所向輒潰。旣臨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任之。」及儁嗣立，彌加親厚，屢立大功。中山之捷，軍令嚴明，秋毫不犯，但遷其將帥，土豪數千家而已。餘皆安堵如故。冉閔敗，執恪進屯常山，儁命移鎮中山。元璽三年，封太原王，拜侍

中假節、大都督、大將軍、錄尚書、累遷大司馬。儁寢疾，引恪與司徒評屬，以後事遂總攝朝政。暉初嗣位，新遭大喪，誅夷狼藉，內外恟懼。恪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有憂色。每出入，徃還一人步從。或說以宜自嚴備，恪曰：「人情方懼，且當安重，以靜鎮之。奈何復自驚擾？衆將何仰？由是人心稍定。恪雖總大任，而朝廷之禮兢兢嚴謹，每事必與評議之。未嘗專決，虚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踰位，朝廷清肅，進止有常，罷朝歸第。

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官屬臣僚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宐他敘不令失倫惟以此爲貶時人以爲大愧再有小過自相責曰爾復欲望宰公遷官邪自是庶僚化德莫敢犯者建康初聞雋歿皆以爲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所憂方爲大耳後攻洛陽略地至峭澗關中大震軍還乃定恪爲將不尚威嚴專用恩信撫御士卒務綜大要不爲苛令使人人得便安軍士有犯法者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平時寬縱似

若可犯然警備嚴密敵至莫能近者故未嘗敗恪初有疾以暉幼弱政不在已評性多猜忌恐大司馬之任不當其人謂暉兄樂安王臧曰今南有遺晉西有強秦二寇竝懷進取之志顧我未有隙耳夫國之廢興係於輔相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若能推才任忠和同協盟則四海且不足圖二寇豈能爲患哉吾以常才猥受先帝顧托之命每欲掃平關隴蕩一甌吳庶嗣成先帝遺志謝憂責於當年而疾固彌留

恐此志不遂所以沒有餘恨也吾死之後若以親疎次第言之大司馬之任不以授汝當以授冲汝曹雖才識明敏然皆年少未堪多難吳王天資英傑經略超世汝曹若能推以授之必能混一四海區區外寇不足憚也慎無冒利忘害不以國家為意也又以語評月餘疾篤暉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於薦賢賢者雖在板築猶可為相而況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資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大政國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闕闢之計言終而卒國中皆痛惜之追諡曰桓王

文明段氏

皝后段氏鮮卑人本單于段國之女也初進為夫人晉咸康初皝即王位册拜為王后及雋稱尊追諡曰文明皇后配饗於太祖後垂僭立尊生母蘭氏為文昭皇后欲遷段氏於別室而以蘭氏配饗詔百官議之皆以為當然博士劉詳董謐議以為堯母為帝譽妃位次第三不以貴

陵姜源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爲先文昭后宐立
別廟垂怒逼之詳謚曰上所欲爲無問於臣臣
按經奉禮不敢有二垂乃不復問諸儒卒遷段
后而以蘭氏配饗太祖

景昭可足渾氏

儁后可足渾氏尚書令豫章公翼之從姊也儁
元璽二年立爲皇后暉嗣位尊爲皇太后頗預
朝政性尤猜忌垂爲吳王威名素著太后甚忌
之其妃段氏自以貴姓不尊事太后太后銜憾

誣以巫蠱拷掠致成

事具段氏傳

及垂枋頭之捷威

名益著太后愈不平之遂與太傅評密謀誅垂
垂懼奔秦俄而太后卒追謚曰景昭皇后配饗
於烈祖及垂卽僞位以可足渾氏謀傾社稷不
宐從祀乃尊昭儀段氏爲景德皇后配饗烈祖
而追廢可足渾后

就李

項琳之

同訂

屠喬孫

春秋第三十卷

今以重及重... 垂對秦秦州而太武卒... 景帝身武... 各益菁太武愈不平之... 遂與太武... 密結... 垂... 各益菁太武愈不平之... 遂與太武... 密結... 垂... 各益菁太武愈不平之... 遂與太武... 密結... 垂...

前燕錄九

春秋卷第三十一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裴嶷

開

裴嶷字文冀河東聞喜人也父昶晉司隸校尉嶷清方有才幹罷畧魁偉累遷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郎榮陽太守屬天下亂嶷兄武先為玄菟太守嶷遂求為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嶷被徵乃將武子開以喪俱南過處處敬禮之及去厚加資送行達遼西道路梗塞嶷欲北還就

鹿開曰鄉里在南奈何北行且等爲流寓今段氏強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嶷曰中國喪亂今徃就之是相率而入虎口也且道路遼遠何由可達若俟其清通又非歲月可冀今欲求托足之地豈可不慎擇其人汝觀諸段豈有遠略且能待國士乎慕容公修仁行義有伯王之志加以國富民安今徃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開從之乃與投鹿旣至鹿大喜時諸流寓之士見鹿艸創竝懷去就

嶷首定名分爲群士啓行鹿甚悅之以爲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嶷言於鹿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以漸并取爲西討之資鹿深善之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外內騷動鹿問計於嶷嶷曰悉獨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衆無部陣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坐成擒耳鹿以爲然遂陷寇營威德甚振遣使獻捷於建康妙簡行人令嶷將命初朝廷以鹿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

豪處之疑既使至盛言虜之威畧四海英賢竝
爲其用朝廷始重之疑將還帝欲畱疑謂疑曰
卿中朝名臣當畱江東朕別詔龍驤送卿家屬
疑辭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闈因事遠寄投迹
遐荒今遭開泰得覩朝廷復賜恩詔侍奉輦轂
於臣之私實爲厚幸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
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慕容龍驤越在遐表竭
忠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掃平中壤奉迎
皇輿故遣使臣萬里歸誠今若畱臣不返必謂

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向義之心使懈體
於討賊此微臣之所甚惜區區忘身爲國貪還
返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疑還虜後謂群僚
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於此豈非天以授
孤也遷爲遼東相轉樂浪太守

武子開字士先與疑同歸仕虜任爲車騎司馬
才畧深遠屢進奇策於虜事多納用尋轉軍諮
祭酒

游遂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一
游邃廣平人也與逢羨宋奭皆嘗爲昌黎太守
中國喪亂遂與黃泓俱避地於薊後歸仕虜爲
龍驤長史制定朝儀初王浚屢以手書招其兄
暘暘欲赴之邃曰彭祖刑政不修華戎離叛以
邃度之必不能久兄且盤桓以俟之耳暘曰彭
祖忍而多疑頃者流民北來命所在殺之今手
書殷勤我稽留不往將累及卿且亂世宗族空
分以冀遺種邃從之暘竟歸浚與浚俱沒於后
勒邃子泓仕爲居就令

高瞻

子開

商

高瞻字子前渤海蓀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
長八尺二寸光熙中調補尚書郎永嘉之亂還
鄉里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雲擾此
郡沃壤憑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爲寇庭非圖
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強國
富可以託也諸君以爲何如衆咸稱善遂與叔
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旣而以王浚政令無
恒乃北依崔苾隨苾如遼東苾與三國密謀伐

庾瞻固諫以爲不可必不從及必奔敗瞻隨衆
降庾庾署爲將軍瞻稱疾不赴庾敬其姿器數
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他也今晉
室喪亂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
係孤欲與諸君匡復帝室剪鯨豕於二京迎天
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侔勲古烈此孤之心也孤
之願也君中州望族冠冕之餘空痛心疾首枕
戈待旦以同斯願奈何以華夷之異介然疎之
哉且大禹出於西羌文王生於東夷立功立事
遂以憂卒

惟問志畧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
辭疾篤不起庾頗不平又與龍驤王簿宋詒有
隙詒陰勸庾除之庾不從瞻聞其言彌不自安
瞻長子開仕僞爲昌黎太守時土豪封放與趙
故太尉劉準聚衆自守不附於僞僞遣開討之
開至渤海準放迎降遂署爲幕府參軍從太原
王恪征冉閔於襄國恪皆騎兵而閔多步卒開
說恪以誘致平地擊之閔遂敗走開被重創而

卒

開弟商剛毅嚴重好學有事幹為儁范陽太守
聞兄開戰沒悲哭歐血病不能起扶杖乃行儁
名見之商涕泣不勝儁顧謂左右曰自古友于
之愛未有如商者也即日拜昌黎太守商泣辭
曰臣兄亡於此郡臣故不忍為之儁愍而改授
遼西

劉瓚一作瓚

劉瓚字彥真平原人也經學該通為世純儒性

甚清貞非禮不動弟子從之受業者常數百餘
人應重其德學引為東庠祭酒使太子甄師事
之

陽裕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
亡單笑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毓幼而
奇之曰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
也刺史和演辟為主簿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
忌而不能任后勒克薊城問棗嵩曰幽州人士

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北平陽裕
幹事之方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曰
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爲明公擒耳勒方欲任之
裕乃微服潛遁令支時鮮卑單于段疾陸眷爲
晉驃騎大將軍遼西公雅好人物虚心延裕裕
謂友人成泮曰仲尼喜佛肸之名以匏瓜自喻
伊尹亦稱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聖賢尚如此況
吾曹乎眷今名吾豈徒然哉泮曰今華夏分崩
九州幅裂軌迹所及易水而已欲偃蹇考槃以

待通者俟河之清也大壽幾何古人以爲白駒
之歎少游有云郡掾足以陰後況國相乎卿追
蹤伊孔抑亦知幾其神也裕乃應之拜郎中令
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五主甚見親重
其後段遼與皝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國
之寶也慕容與國世爲婚媾且皝令德之主不
宜連兵構怨凋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
此願兩追前失通好一作款如初使國家有泰山
之安蒼生蒙息肩之惠遼不從出爲燕郡太守

北平相及石虎攻遼長驅入薊裕帥其民數千家登燕山以自固諸將恐其為後患急欲攻之虎曰裕儒生矜惜名節恥於迎降耳無能為也遂過之既克令支裕詣軍門降虎讓之曰卿昔為奴虜走今為士人來豈識知天命將逃遁無地邪對曰臣昔事王公不能匡濟逃於段氏復不能全今陛下天網高張羅絡一作籠絡四海幽薊豪傑莫不向風如臣比肩無所獨愧生歿之命惟陛下制之虎悅其言即拜北平太守徵為尚

書左丞段遼之請迎於虎也裕以左丞一多相字為

征東將軍麻秋司馬秋敗裕為甄軍所執送之

於甄甄素聞裕名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

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驪北滅宇文歸皆預其謀

甄甚器重之及遷都龍城一作和龍裕雅有巧思所

制城池宮閣皆裕為之規模裕既仕甄日近寵

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

朝端有若布衣士大夫流亡羈絕者莫不經營

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以待之是

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
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
士倫者實亦未幾也及歿諶甚悼之比葬三臨
時年六十一

陽鶩

陽鶩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其父耽清直沈
敏仕爲遼西太守慕容翰攻段氏於陽樂破而
獲之廐其敬禮用爲謀主官至東夷校尉母李
氏博學有母儀耽常升堂拜之鶩少清素好學

器識沉遠起家爲平州別駕屢獻安時強國之
策事多聽用廐甚奇之及耽卽位遷左長史東
西征伐參謀帷幄封建寧公耽臨終謂鶩曰陽
士秋士行高潔忠幹貞固可託大事汝善待之
鶩將圖中原鶩制勝之功亞於太原王恪暉旣
嗣立申以師傅之禮親遇日隆及爲太尉慨然
而歎曰管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跽足任重
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辭
甚懇至暉優容不許鶩歷事四朝年耆望重自

太原王恪以下皆禮拜之而鶩謙恭謹厚過於少時戒束子孫雖朱紫羅列無敢違犯其法度者性尤儉約好施無倦位爲台保爵爲郡公常乘弊車瘠牛卒無殮財人士莫不痛惜之諡曰敬其子瑤秦苻堅時王猛薦爲著作佐郎尋歷顯官

封奕

封奕字子專渤海蓟人也其祖釋仕晉東夷校尉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等入邊爲寇攻掠郡

縣釋不能討虜擊斬之遂平遼東會釋疾病奕時尚幼乃以屬之於虜釋卒虜名奕與語悅之曰奇士也補小郡督釋子冀州主簿俊幽州參軍抽咸來奔喪虜見之曰此家扞扞千斤捷也以道不通喪不得還皆畱仕虜虜以抽爲長史俊爲參軍未幾復以奕爲軍諮祭酒軍國機要悉以委之旣嗣位其弟仁東據平郭以叛遼東郡縣多懷疑二旣遣奕慰撫之道路梗塞奕乃引還因討鮮卑木提於白狼克之段遼入寇

柳城守將不能自固奕率衆救之城垂沒奕整
陣力戰賴以得全遷右司馬尋擊宇文逸豆歸
大獲而還其別部大人皆下之進鎮軍左長史
遂與諸將佐勸甄稱燕王奕進位相國封武平
侯討平冉閔在相位十五年政務之暇畱心講
論接引後進如若不及喜怒不形於色儁卽帝
位進爲太尉領中書監復十餘年遂爲定策元
勲及暉之世欲徙龍城宗廟社稷及所畱百官
家屬必得耆德大臣迎之乃遣奕與侍中慕輿

龍徃迎旣至暉親率群臣謁於道左奕以暉建
熙六年卒諡曰匡公

宋談

宋談字弘宣

一作弘宣

平原人也與同郡劉翔杜群

先依王浚又依段氏皆以爲不足託帥諸流寓
同歸於虜虜舉爲龍驤主簿轉右長史虜初爲
車騎談等以虜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無別
不足以鎮華夷共表請進虜官爵朝廷不許
一作朝議會甄嗣立乃讌群臣於承乾殿以談性貪
未定

故賜布帛餘足令自負而歸重不能勝乃至僵
頓以愧辱之後遷遼東內史得侍郎韓偏賄賂
舉為孝廉下令曰夫孝廉者道德沉敏貢之
王庭偏徃助叛徒迷固之罪至王威臨討憑城
醜詈此則恃勃逆之甚者也奈何舉之剖荷
於朝何所取信談下吏可正四歲刑偏行財祈
進虧亂王典可免官禁錮終身

韓恒一作常

韓恒字景山灌津人也紀事本末父默以學行

顯名恒年十歲能屬文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
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覽經籍無所不
通永嘉之亂避地遼東依於崔苾苾既逐苾恒
隨伴虜徙於棘城召見與語悅之拜參軍事咸
和中宋談等建議表請庾為大將軍燕王之號
庾將許之命群僚博議咸以為宐如談議恒駁
曰自群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
明公忠武篤敬一作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
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立

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寧
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今宐繕
甲兵候機會除群兇清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
至且要君以求寵爵者非爲臣之義也虜頗不
平之出爲新昌令及甄爲鎮軍復參軍事遷營
丘太守政化大行雋爲大將軍徵拜諮議參軍
尋加揚烈將軍雋旣僭號將定五行次衆論紛
紜恒時疾在龍城乃召決之恒未至而群議以
爲燕宐承晉爲木德旣而恒至言於雋曰趙有

中原非惟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之
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於易震爲
青龍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邑城龍爲木德幽
契之符也雋初雖難改後終從恒議秘書監聶
熊聞恒言歎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興其韓令君
之謂乎後與李產俱傳東宮從太子曄入朝雋
顧謂左右曰此二傳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
重如此

恒初無傳乃見夢
於予故遂紀之

鮮于亮

鮮于亮范陽人也初仕石虎爲別將與麻秋帥衆迎段遼太原王恪擊敗之亮失馬步緣山不能進因止端坐恪兵環之叱令起亮曰身是貴人義不爲小人所屈汝曹能殺亟殺不能則去亮儀觀豐偉聲氣壯厲燕兵憚之不敢殺乃以白氍毹使人以馬迎之與語大悅拜爲左常侍以崔悤之女妻之後氍自率大衆征高句驪亮言於氍曰臣以俘虜蒙王國士之恩不可以不報今日是臣死日也願效死前驅遂與數十騎

先犯高句驪陣所向摧潰雋旣嗣立復以亮爲前鋒將軍伐趙攻拔薊城陷陣先登威名顯著以功遷揚威將軍歷章武齊郡二郡太守

高詡

高詡遼東人永嘉之亂避地隱居建武初虜自稱大單于詡乃杖策見之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空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杖大義以征諸部誰敢不從此霸王之資也虜善之拜爲郎中令氍嗣立遷玄菟太守

以平征虜仁功封爲汝陰侯轉左長史詔善天文
文號常謂之曰卿有佳書而不見與何以爲忠
蓋詔曰臣聞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執要者逸執
職者勞是以后稷播種堯不與焉占候天文晨
夜甚苦非至尊之所宜親殿下將焉用之也號
默然及謀伐宇文逸豆歸詔乃進曰宇文強盛
今不取必爲國患伐之必克然不利於將出而
告人曰吾往必不返然忠臣不避也將發不見
其妻使人語以家事而行逸豆歸果大敗身爲

流矢所中卒

乙逸

乙逸平原人也仕爲東夷護軍慕容仁之叛逸
棄城奔還轉玄菟太守雋建留臺於龍都遷尚
書專委留務尋遷幽州刺史被徵爲左光祿大
夫夫婦共載鹿車逸子璋隨從常數十騎服飾
甚麗奉迎於道左逸大怒閉車不與言到城乃
深責之璋猶不悛逸常憂其必敗而璋更被擢
用頻歷顯位至中書令御史中丞逸乃歎曰吾

少自修立克已守道僅能免罪璋不治節儉專
爲奢縱而更居清要此豈惟璋之忝幸實時世
之陵夷也

鞠殷

鞠殷樂浪太守彭之子也彭初守樂浪趙石虎
來伐境內多叛應之彭選壯士數百固守棘城
城得不沒趙兵旣退大加賞賜殷任儁爲尚書
左丞太原王恪克廣固遷殷爲東萊太守彭時
爲大長秋以書戒殷曰王彌曹疑必有子孫汝
善招撫勿尋舊怨以長亂源殷推求彌從子立
疑孫巖於中山請與相見深結意分彭復遣使
遺以車馬衣服郡民大安

張鴻

張鴻范陽人也仕甄爲黃門郎甚寵愛之鴻頤
下忽生鬚三根長寸餘甄由是不悅乃遣出宮
使看鷺鴨

侯青

侯青武邑人也一云朝那人仕儁將作大匠屯

騎校尉機巧有筭畧驍勇善騎射每從征伐先登陷陣雋常擬之張飛

韓宰

韓宰昌黎人也仕雋為謁者僕射揚威將軍子

晒一作景降於魏

張怖

張怖字文祖清河武城人也為燕豫州刺史怖孤貧隨母長於舅氏令其牧牛怖幼而好學母以孝聞每日必於牧牛之暇採樵三束奉

二木一以供母一以顧人書畫則折木葉學書夜則以所書者讀之

成公都

成公都晉興元吳人也都驍猛有勇力陽勇之戰陽勇年十八橫矛大呼賊不敢當獨步當時擬之方叔論者咸曰當求之於古造次無其比也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公公... 吳人... 志... 吳之

公公

本以... 志...

一本... 以... 志...

前燕錄十

春秋卷第三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李產

績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毅有志格永嘉之亂豫州刺史同郡祖逖素好從橫擁部眾於南土力能自固產往依之會逖卒其弟約領逖之眾無綏御之才不為士卒所附產見約志趨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鼎沸故遠來就此冀全宗族今觀約所為有不可測之志吾託名姻親

當早自爲計無事復陷身於不義也爾曹不可
以目前之利而忘久長之策乃率子弟十數人
間行還鄉里仕於石氏爲本郡太守及雋南征
前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之祿
當同受安危今若捨此卽以圖存義士將謂我
何城潰始詣軍門請降雋嘲之曰卿受石氏寵
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乎
烈士處身固如是邪產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
微臣所抗犬馬爲主豈忘自效但以孤窮勢蹙
致力無術僂俛歸歿實非誠欵雋嘉其慷慨顧
謂左右曰此真長者乃擢用之歷位尚書性剛
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嘗不論朝政之得失同
輩咸敬憚之雋亦重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
堪理劇轉太子太傅謂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致
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
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歿於家

產子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
冠爲郡功曹時石虎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

飢儉軍供有闕虎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曰郡
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場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
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效命非唯爲
國亦自求寧即使身膏艸野猶甘爲之敢有私
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菜色困敝力屈
無所取濟逋廢之罪情在可矜虎見績年幾有
壯節嘉而恕之太守獲免幽州刺史王午辟爲
主簿及儁之南征績隨午奔魯口鄧恒謂午曰
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終不爲用方
爲人患午曰績於喪亂之中捐家立義情節之
重雖古烈士無以過也乃以猜嫌害之竊恐燕
趙之士聞之謂我直相聚爲盜耳了無意識衆
情一散不可復集坐自屠潰也恒乃止午猶恐
諸將不與已同心或致非意乃資遣之績始辭
午徃見儁儁讓之曰卿不識天命棄朕邀名今
日乃始來邪績曰臣聞豫讓報智伯仇稱於前
史旣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
臣實未謂歸順之晚也儁曰此亦事主之一節

耳拜太子中庶子尋遷司徒長史與儁談論東
宮詞甚切直暉時侍側甚不平之及卽位太宰
恪欲以績爲尚書右僕射暉追憾績徑言不許
恪屢請之暉乃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
陽一人暉請獨裁遂出爲章武太守以憂歿

黃泓

黃泓字始長廬江人也

晉書作魏郡斥丘人

父沉善天文

秘術泓從父受業精妙渝深兼博覽經史尤明
禮易性甚忠勤非禮不動永嘉之亂與渤海高

瞻避地於薊

一作幽州

說瞻曰王浚昏虐終必無成

宐思去就以圖久安慕容魔法政修明虛懷引
納且讖言真人出東北倘或是乎宐相與歸之
同建事業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麴庶待以客
禮引爲參軍軍國之務動輒咨之泓止說成敗
事皆如言庶常曰黃參軍國之仲翔也及皝嗣
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甚見親重石虎率衆來攻
皝將走遼東泓曰賊有敗氣可無憂也不過二
日必當奔潰宐嚴勒士馬爲追擊之備皝曰今

寇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泓曰殿下言盛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時也胡走無疑及期果退旣益奇之儁卽王位遷從事中郎冉閔之亂儁欲謀取中郎訪之於泓泓勸儁行儁從之及僭僞號署爲進謀將軍太史令關內侯尋加奉車都尉西海太守領太史令開陽亭侯進封平舒縣五等伯常從左右諮決大事靈臺令許敦害其寵譖事上庸王評設異議以毀之乃以泓爲太史靈臺諸署統加給事中泓待敦彌厚不以毀已易心肆敗以老歸家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矣一作吳人恨吾年過不及見耳年九十七卒後三年吳王垂果以興焉

賈堅

賈堅字世固渤海人也少尚氣節彎弓三石餘仕趙殿中督趙亡乃棄冉閔還鄉里擁部曲數千家以自固上庸王評徇渤海遣使招之堅終不降評與戰擒之儁愛其才赦而勿殺時年六十餘太原王恪聞其善射故親試之乃取一牛

置百步上名堅使射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老矣正可中之恪大笑乃射發一矢拂春再一矢磨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能復中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爲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觀者咸服其妙僞署爲樂陵太守治涪城尋遷太山太守屯山荏晉將荀羨引兵擊之堅所將纔七百餘人羨兵十倍於堅堅將出戰諸將皆曰衆少不敵不如固守堅曰固守亦不能免不如戰也遂出戰身先士卒殺羨

兵十餘人復還入城羨兵圍之堅歎曰吾自結髮立功名而每值窮阨豈非天乎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乃謂諸將曰今危困至此計無所設卿等可去吾將止死將士皆泣曰府君不出衆亦俱死耳乃扶堅上馬堅曰我如欲逃必不相遣今當爲卿曹決鬪若勢不能支卿等可趣去勿復顧我也乃開門直出羨兵四集堅立馬橋上左右射之皆應弦而倒羨兵衆多從塹下斫橋橋斷人馬俱陷生擒之遂失山荏羨

謂堅曰君父祖世爲晉臣奈何背本不降堅曰
晉自棄中華非吾叛也民旣無主強則附之一作
強則既已事人安可改節吾束脩自立涉趙歷
燕未嘗易志君何忽忽相謂降乎羨復責之堅
罵曰豎子兒女御乃公羨怒執置雨中數日不
食憤憾而卒子活復爲任城太守

慕輿根

慕輿根榼盧城大人也善騎射嘗從甄行獵有
一野羊立於懸崖之上甄命左右射之莫有中

者根乃自募射一發而中甄甚奇之署帳下折
衝將軍屢進奇畧儁嗣位轉廣威將軍敗鄧恒
於魯口斬蘇林於中山所在立功歷殿中領軍
將軍儁卒受遺輔暉進位太師副贊朝政根性
木強自恃先朝勲舊舉動倨傲心不服恪潛欲
爲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
宜慮楊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
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古今成法俟畢山
陵可廢主上爲王殿下自踐尊位以建大燕無

窮之福恪曰公醉邪何言之悖也吾與公受先帝遺詔云何而遽有此議咎曹臧吳札竝於家難之際猶曰爲君非吾節況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更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邪根大愧懼辭謝而退恪以告吳王垂垂勸恪殺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鄰伺隙山陵未建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秘書監皇甫真言於恪曰根本庸豎過蒙先帝厚恩引參顧命而小人無識自國哀已來驕狠日甚將

成禍亂明公今日居周公之地當爲社稷深謀早爲之所恪亦不聽根遂與武衛將軍慕輿干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立入白太后及曄曰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帥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太后將從之曄曰二公國之戚穆先帝選之託以孤嫠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爲亂也乃止根又思戀東土言於太后及曄曰今天下蕭條外寇非一國大憂深不如東還曄亦不納於是反形漸露恪聞之遂與太傅評密奏根罪狀根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一
乃伏誅并其妻子皆梟首東市

李洪

李洪平陽人也初帥流民入定陵未幾衆至數千壁於舞陽受王浚假署爲雍州刺史後歸氐仕爲大理歷內史右司馬石虎攻棘城洪弟普以爲棘城必敗勸洪出避禍洪曰天道幽遠人事難知且當委任勿輕動以取悔普固請不已洪曰卿意見明審者當自行之吾受慕容氏大恩義無去就當效死於此耳與普流涕而訣普

遂降於虎從虎南歸死於喪亂洪由是以忠篤著名從僞攻鄧恒於魯口出屯高冢慕容根擊恒部將鹿勃早洪徐整騎隊助之俘斬甚衆暉立轉龍驤將軍略地河南拔許昌汝南陳郡徙萬餘戶而還進位司空王猛克鄴隨暉入長安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卒

悅綰

悅綰榼盧城大人也初仕氐爲司馬石虎入寇遣征北張舉襲凡城氐以綰爲禦難將軍授兵

一千以守之及趙兵至將吏皆恐欲棄城走綰
 曰受命禦寇生死以之且憑城堅守一可敵百
 敢妄言惑眾者斬眾然後定綰身先士卒親冒
 矢石舉等竭力攻之經旬不克乃退虎死鄴中
 擾亂冉閔殄滅石氏石祗遣使求援儁遣綰將
 兵三萬會之鄴平引還遷前將軍追擊呂護於
 魯口有功進尚書右僕射尋署安西將軍領護
 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戍并州暉嗣位轉尚書
 左僕射綰見王公貴戚多為陰戶言於暉曰今

三方鼎峙各有吞併之心而太傅政尚寬和百
 姓多有隱附傳曰惟有德者可以寬臨其次莫
 如猛今諸軍管戶三分其貫風教頽弊威綱不
 立至使民戶殫盡委輸無入吏斷常俸戰士絕
 廩官貸粟帛以自贍給既不可聞於鄰國且非
 所以為治安一切罷斷諸陰戶盡還郡縣肅明
 法紀以清四海暉納之使綰專治其事糾擿姦
 伏無敢隱匿出戶二十餘萬朝野怨怒太傅評
 大不平之綰先有疾乃自力釐校戶籍疾遂益

亟而卒後苻堅滅燕聞綰之忠恨不得見乃拜其子爲郎中

皇甫真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一作人也其兄岌晉東夷校尉崔恣請爲長史卑辭說諭終莫能致岷招之岌與真卽時俱至竝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真更以弱冠高才擢拜遼東國侍郎甄嗣立遷平州別駕時內艱連年百姓勞瘁真議欲寬減賦稅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後以破麻秋

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丘二郡皆有善政及儁卽位入爲典書令從輔國將軍恪等討擒冉閔卽南圖拔鄴石氏舊都城內珍玩寶貨充溢真一無所取惟存恤人物收歛圖籍而已儁臨終真與恪等俱受顧命慕輿根將謀爲亂真陰察知之請恪除根恪未忍顯其事俄而謀洩伏誅恪乃謝真曰不從君言幾成禍敗呂護之叛恪謀於朝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宐以恩詔降不宐以兵戈取也真曰護九年之間

三背主上揆其奸心凶悖未已明公方飲馬江
 湘勒銘劍閣况護蕞爾近畿而不梟戮宐以兵
 算取之不可復以文檄喻也恪從之真乃上疏
 輒以家奴婢五十口馬七十疋牛四十頭以供
 軍資拜冠軍將軍別部都護一作都督師還拜鎮西
 將軍并州刺史鎮護匈奴中郎將徵拜侍中光
 祿大夫遷司空領中書監累遷太尉侍中苻堅
 密謀并燕欲覘其可否命西戎主簿郭辨潛結
 匈奴左賢王曹轂遣使詣鄴朝貢辨因為之副

真兄腴及從子奮覆皆仕於秦辨既至鄴歷造
 公卿謂真曰僕本秦人家為秦所誅故寄命曹
 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竝相知有素真怒曰
 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吾君似姦人得無
 因緣假託乎白晔請窮治之太傅評不許辨還
 為堅言燕朝政無綱紀實可圖也鑿機識變惟
 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眾豈得不使有智士
 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
 矣真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

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篇王猛入鄴真望
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
何恭慢之相違也真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
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
皇甫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爲奉車都尉奉朝
請數歲而卒

梁琛

梁琛廣平人也初爲呂護參軍護敗遂仕慕容
氏爲中書著作郎轉給事黃門侍郎暉時琛以

大鴻臚奉使於秦侍輦苟純副之琛至長安苻
堅方畋於萬年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
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王欲
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秦尚書郎辛勁謂琛曰
賓客入境惟主人所以處之君焉得專制其禮
且天子稱乘輿所至日行在所居何常之有又
春秋亦有遇見之禮何爲不可乎琛曰晉室不
綱靈祚歸德二方承運俱受明命而桓溫猖狂
窺我王畧燕危秦孤勢不獨立是以秦王同恤

時患要結好援東朝君臣引領西望媿其不兢
以爲隣憂西使之辱敬待有加今強寇既退交
聘方始謂宐崇禮篤義以固二國之歡若忽慢
使臣是卑燕也豈修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
爲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分裂天光
分曜安得以乘輿行在爲言哉禮不期而見曰
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畧豈平居容與之所爲
哉客使單行誠勢屈於主人然苟不以禮亦不
敢從也一云琛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可云然今靈命既分天光派別勢勻義等理絕

茲談况辱亡齒寒豈輔車之義乎故桓温寇境而貴朝同恤敵邑愧賴以爲君憂秦人使燕未嘗飾乾不食爵盈不飲而敬恭待命享禮有加今虜寇已獲繼尋舊好會遇之禮豈其時乎遐賓小使誠勢屈於主然勞不以禮不敢聞命 堅加琛有奉命之才乃

爲之改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之如燕朝之儀
事畢堅與之私宴問東方名臣爲誰琛曰太傅

上庸王評明德茂一作親光輔王室車騎大將

軍吳王垂雄畧冠世秀邁絕倫內贊百揆外禦

四國此二句一作折衝禦侮其餘諸臣或以文進或以武

用官皆稱職野無遺賢雖周文多士漢武得人

六國春秋 卷之三十一

未有過也琛從兄奕先在秦爲尚書郎會罷堅
使典客館於奕舍琛語有司曰管諸葛兄弟各
處三國及瑾爲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
退無私面君子之志徃賢盛事余竊慕之今使
之卽安私室所不敢也竟不館奕堅乃敕奕數
來就邸舍與琛臥起間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
國鼎據兄弟並蒙榮寵琛之在燕亦猶兄之在
秦論其本心各有所在琛欲言東國之美恐非
東國之所欲聞欲言其惡復非臣子所得論也

兄何用問爲堅聞而嘉之使太子延琛相見秦
人欲使琛拜太子先諷之曰隣國之君猶其君
也隣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視
元士欲其由賤登貴以塞盈心在國不臣其父
之臣況隣國之臣乎且苟無純敬則禮有徃來
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爲煩耳秦人不能對乃不
果拜王猛勸堅畱琛堅不許畱秦月餘厚禮遣
歸琛每應對不先告純純甚恨之及歸純言於
暉曰琛在長安與王猛甚親善疑有異謀琛又

數稱秦王堅及王猛之美且言秦將興師宜爲之備已而秦果伐燕皆如琛言暉乃疑琛知其情會評爲秦所敗遂收琛繫獄苻堅入鄴釋之除中書著作郎引見謂之曰卿嘗言上庸王吳王皆將相奇才何爲不能謀畫自取亡國琛曰天命廢興豈二人所能移也堅曰卿不能見幾而作虛稱燕美忠不自防反爲身禍可謂智乎琛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爲臣莫如忠爲子莫如孝自

非有一至之心者莫能係忠孝之始終是以古之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殉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臣就使知之尚不忍爲況非所及乎堅稱善久之王猛表爲主簿領記室督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居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處土床夏每并食於一器久之蛆臭然後乃食彈琴吟咏陶然自得人咸異之

莫能測也。曄以安車徵之，至鄴見曄，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少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淡虛靜，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咏巖谷，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曄徵，至鄴見曄，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

餘詐狂，曄送之平郭。後苻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耆年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卒。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

王歡

王歡，一作悅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

又作勸

耽學，不事產業，常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人聞者莫不嗤笑。歡守志彌篤，遂爲通儒。曄襲僞位，署爲國子

博士親就受經尋遷祭酒暉爲苻堅所滅歡遂歸隱堅復徵爲祭酒後以太子少傅卒

悉羅騰

悉羅騰字叔龍范陽涿鹿人也工圍碁究盡其妙獨步當時莫與爲儔俄而北平樂抄少雋出與齊名騰仕暉爲尚書郎桓溫來伐爲吳王垂參軍從事與溫戰生擒叛人段思擊斬李述勇冠三軍及暉爲秦所滅隨徙長安拜三署郎秦末年與暉潛謀殺堅堅召騰拷問具服遂見殺

安屈

安屈遼東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漢時以安息王侍子入洛歷魏至晉避地遼東因以家焉屈仕暉爲殿中郎將

劉洛

劉洛中山蒲陰縣人也縣差充征弟興私代復背軍逃歸縣以本名捕斬興詣郡自列稱逃是與身請代洛死洛又固陳已實正名安從憲辟兄弟爭命詳刑有疑有司具以聞暉曰洛應征

輒畱與冒名逃役俱應極法但兄弟競死義情
可嘉宐特原之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王將十人各領一隊手執器械此致東國以家語風
安風 東國人也其父師曰世高葉却以安息

